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painting of a woma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lothing. She has a pale complexion and red lips. She is holding a large, glowing yellow orb with both hands. On the orb, there is a blue and white patterned object that looks like a small, ornate box or a piece of jewelry.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reds, yellows, and oranges, with some darker tones in the background.

胭脂泪妆

YAN ZHI LEI ZHUANG

蔓殊菲儿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胭脂泪妆 / 蔓殊菲儿著. - 南昌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
2007.10

ISBN 978-7-5391-3893-0

I. 胭… II. 蔓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38747 号

胭脂泪妆 蔓殊菲儿/著

策 划 刘 欣

责任编辑 孙淑慧 林 云

编辑统筹 远藤花谢 朱 子

特约编辑 萧萧若水 残 枫

绘图作者 喻 未 然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邮编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 秋 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顺天意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100 千字

印 张 6.5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3893-0

定 价 22.8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, 服务热线: 0791-6524997)

蔓殊菲儿 小档案



蔓殊菲儿，女，24岁，魔羯座，湖南长沙人。

自幼跟随名师学习古典文学、修辞审美、西洋画与国乐，对诗歌、戏剧、宗教与民俗也有一定的研究。

室内设计专业出身，做过插画师、平面设计、创意文案、唐装设计师。

取十九世纪欧洲唯美主义思想和理论，综合本身古典文化审美优势，力图以作品展现东方唯美主义，痴迷于晚清民国服饰及其所诠释的哀艳的女性之美，并将这种爱与感动倾注于作品当中，像创作艺术品一样去创作小说。竭尽精巧技法、奢华词藻为能事，做到故事如诗、如画，文字生动如电影的效果。不从流行小说朴实速食的常规，而是让文字成为真正的艺术。





◇阿然为我们画的合影

自序

这本书出来比我过去计划的整整晚了一年的时间，在这一年里，我斟酌每一个字每一句话，夜夜想到捧着她的样子，常常不能睡着。也许因为自己第二个本命年的带累，她的历程也从预计的一帆风顺变得命运多舛。在我收拾七年颓败的行囊结束异乡的流浪回家的时候，才发现，书的母碟居然是我最宝贵的行李。

在长沙炎热的夏天时常会想念云南四季如春、醉生梦死的岁月。在那模糊了时间与年代的地方，我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成熟的小说，任由那终日色彩绚烂、艳丽至疲劳的万物把永恒的唯美灌注进了我的血液里。我懒散而寂寞地写着那些浓雾般化不开的迷梦，或痴笑或癫狂，在静静的深夜恍若咀嚼着自己的骨头。

记得《董家花园》的孕育是在酒醉的冬夜，我戴着银锁奔跑在清冷的束河古镇的石路上，明月如钩，夜幕幽蓝，街边的旧屋与飞檐像黑色的巨鸟把长嘴伸向天空，我忽然觉得离家万里致命的孤独，于是纵声哭泣，寂静的古镇，唯有流水淙淙的声音……

于是多次模拟心仪的男子爱我，因为不舍在寂寞中流逝的青春，因为我始终自信着容颜的美丽，却枉自在一个无形的水晶罩子里黯然凋零。我的瘦弱使我像纸叠的人，脸尖如削，在深夜创作的时候会见到无数流丽的幻想，看到我自己的生命穿上华丽的绫罗从窗户里、从古井中弥散出来，跟一个从未谋面的男子相爱，魂魄相随，也因为全然不可能所以都是一场绮丽的幻梦。

为了不让她们消失，我真实地记载，不厌其烦地描绘着每一个华丽的细节，一切隆重而盛大，是梦的衣冠冢，这让我相信，她们真实地存在过。

不容质疑的是我强烈如耐瑟西斯的自恋，这让我见到阿然的红妆系列时惊艳于画中与自己酷肖的面容。我为那幅画，也是为我自己的迷梦谱写了第一篇晚清小说《胭脂泪妆》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

阿然与我合作三年，从未见面，却以姐妹相称，情同手足，一切文画珠联璧合从不需过多的交流，仿佛鬼使神差。本书除我至今的全套晚清小说之外，也收录了她为我配的近三十幅插画，诡妙惊艳、精美绝伦，能得到这样的插画，实在是我三生有幸。

和阿然谈这本书也有一年多，我学习十九世纪唯美主义思想及行文方式，渐渐走到自己诡诞的化境里，文字力求怪异，更苦了她描绘的精细与力求夺目的形象。她在电话那边叹息，这该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孩子啊。

是的，我们的第一本书，折磨了一年几近夭折的孩子，终于出世了！

蔓殊菲儿

2006年7月7日长沙深夜





CONTENTS

◆ 锦绣霓裳	〇〇六
◆ 胭脂泪妆	〇七四
◆ 手怨	〇九〇
◆ 绿檀香	〇九六
◆ 漆器	一二三
◆ 鸳鸯绣鞋	一三五
◆ 董家花园	一四八





锦绣霓裳

胭脂
脂粉

小姐就坐在黄昏的光里，
一截玫瑰灰的袖子，
露出几只葱管般细白的指头，
尖尖的侧颧，
晶莹的珍珠耳坠分毫不动，
乌黑浓密的长发盘成叠云般美丽的双髻……

我看到紫园荒草丛生，断井颓垣，在暮晚无边的萧索中透出如诉的苍凉。她就在芳草没膝的庭院深处端坐，守望着永远也等不到的将来，与那华丽的织锦旗袍久驻成石。我在恍惚中向她伸出手去，握住那心仪已久的真丝霓裳，连同她旗袍下，已然消去血肉的冰冷骨殖……

【初遇】

我叫傅苓，26岁，在一家高档旗袍店做服装设计师，平时爱搜集老料子和老衣服的实物与图片。一日，在旧货市场偶见

一块民国时期的紫调鲜青蓝大牡丹花的真丝织锦料子，是最早的立体裁剪新式旗袍余下腋下的那块，我惊艳这面料图案的精美与配色的艳丽和谐，却又隐隐透出一丝耐人琢磨的陈旧暗伤，在众多蒙尘的老物什里熠熠生辉。真不知那件同胎而生的旗袍，那是何等美丽的尤物，在灯光下的璀璨，足以让所有其他的新式唐衣黯然失色。

【梦境】

自从把那块旧料子放在床头，我便不停地做着同样的梦。那是一个小镇的花园，庭院深深，有一棵很高的梧桐树，枝叶茂密。树下有一张藤椅，椅下放着一双小小的绣花勾鞋。院子的西角处绽放着红色的杜鹃花，掩着枯井。往那里下去，侧边有一个暗道，经过了如许的幽深之后，隔着生了锈的铁栅栏，是一处小室，灯火如豆，一位穿着那件鲜青蓝大牡丹花织锦旗袍的女子，头发已经乱蓬蓬，骨瘦如柴，背对着我，坐在桌前……

在梦里，庄园的门前有一条植着柳树的小路，高高的云石匾上题着两个字——“紫园”。

【寻觅】

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B省古镇的旅游推广通版，惊见“紫园”的云石匾额，原来，世上真有这么一个地方。因为那个梦，我便趁淡季抽出了时间，决定前往。

紫园，前清翰林戴氏的家宅。B镇新推广的景点，一部分

院落已修葺好成为客栈。淡季的时候，住客寥落，我有幸选了一处保存尚好、不多粉饰的旧院安置下来。

入夜，在窗外又看到了那个少女，她始终给我一个背影，这回她是极其洁净而端庄的，清秀的双髻，淡紫色的绢花一路插下来，绕了整整一圈，月光闪烁在耳坠上，细细的发丝随风轻荡，她端端地穿着那么美的旗袍，在清寒的春夜里独坐，整个人恍若晚露般湿润而忧伤。我看着看着，泪便落下来了。

【故事】戴月仪是长房嫡妻的独生女儿，以传说中惊人的美貌而著名，因为高贵的出身，戴家又世享隆恩，月仪自小便是锦衣玉食，行路无愁。

我见过紫园“诸秀阁”中几个小姐的黑白照片，大多保存完整，但月仪的照片只有小半张，那本是一个半身像，但被戴家当年的大奶奶生生烧去一半，焦黄了女孩的半张脸，从剩下的完好容颜中看来，就是在今人的眼中，都可以算是极其美丽的。她有着一张精致可人的瓜子脸，修长纤巧的淡淡眉，幽幽的丹凤眼儿剪出一丝凌凌的光，樱桃小口，瘦削的肩膀，在绫罗浮丽的大襟衣服下隐着楚楚可怜的曲线，略弯着背，有一种晚清闺秀典型的病态之美。

有人说，中国晚清的女人是东方古典审美强制的盆景，精

致、繁复、柔弱、病态。但，也就是这种女人，赋予了晚清服饰足以让所有人惊艳的美丽，那没有肩线广袖深襟的衣服，在她的身上如此妥帖，仿佛繁花盛放的云霞，将她细小的骨殖好好地掩没了。

月仪自小爱美，喜好各色的衣服，每当家中请来裁缝师傅，她必要亲自选料配款订做。长房毕竟只有这么一个嫡出的女儿，十分爱惜，任由娇宠地让她把银子浪费在诸多的衣服上面。渐渐地，小姐的衣柜满了，又添了几只大大的红木衣箱，还是不够。长房便专门拨出一个叫绣儿的丫头来照看，实在只是衣服的打理，就令那使女天天忙乱了。戴家的下人说，只要天气晴朗的日子，大小姐这边一晒衣服，就如同开了绸缎铺，繁华绮丽得仿佛天上的云霞都降在了她的院子里，好热闹的小丫头们常趁这个机会托词经过，多做些事情只是为了能到大小姐的院子上惊艳一瞥。她们睁大了眼睛，掩了嘴说，这么好的丝绸啊，就连那灰也是香的。

是的，霓裳的灰都是香的，更何况天天穿着她们的人儿呢？戴家的小姐是骄傲的，长房足够宠她，连她院里的使女和老妈子都觉得比别院的下人要高上半个头儿，绣儿动不动地说：“我家小姐的那些衣服啊，别说你们主子没有穿过，就是皇家的格格们，我看也没有她的排场。”

后来，有着这样奢华排场的戴家大小姐要出嫁了，男方是

省城的大户人家李府二公子，从小定下的娃娃亲，门当户对。那个少爷在北平读大学，凡是见过他的人，十个里有十二个说他好，他英俊挺拔，又是念了很多书的人，想起来都让久居深闺的月仪心跳不已。

于是，小姐提前三个月就开始为自己置办嫁衣、过门华服和头面。这次请的是在南京和广州都有分店的祥瑞风华服庄最好的师傅，用的是最好的绸缎。名剪张师傅带着得意门生和各色上等料子亲自登门拜访。选料的那天，月仪焚香净手，在厅中亭亭而立，华服庄的伙计们把从车上卸下的一匹匹料子展开来铺好，任由她细细地品赏，那么多各种各样净真丝华丽的料子：织锦、绫罗、绸缎、绣幅，在大厅里如霞弥漫，晃花了众人的眼睛。张师傅的介绍如同细风在水上飘着：“这是杭州过来的绉绸，光泽好，色正。这是南京江宁织造府的织锦，花口好，形更好，原来是给老佛爷做过衣裳的呢，这是苏州的盘金龙凤刺绣，一整块百鸟朝凤，正好裁一件嫁衣，还有这些，法兰西的蕾丝料子、洋纱料子，全是新式花样，和我们的又不同些。现任的民国大总统的夫人和小姐就穿的是这种料子的洋服，南海的珍珠、奥地利水钻、金丝绣片、彩料扣缀、翡翠扣子、堆纱宫花，大小姐想要什么我们就给你做什么，还有各种花扣样子，我们都拿了来，大小姐随便挑，再难的花样我们都做得出来。”月仪听了无声地笑起来，垂着剪剪秋水的明眸，盘花髻子上，一对和阆青鸾的花苏簌簌抖动。人们看到她细白的小手在织花的锦上轻轻抚摸，饱含深情地、醉酒般吟哦出

声：“绣儿，绣儿，你看，多美的料子，我穿上她们，会是多么漂亮呵。”

美人，美裳，祥瑞风华服庄的人是见得多了，但这位小姐，却又是不同的，她优雅而娇柔的气韵让人有一种她本身就是这些绫罗化身的错觉，仿佛她就是一枝锦上的花，被神灵吹了口气变成了少女，只要那华锦一卷，她就会像画一样敛了广袖与容颜，轻盈地收将进去。她那么精致那么娇贵的美，叫人怎忍心用粗暴的剪子裁开？

韩平远远地看着她出了神，好半天才回转过来，欣喜之下满是沮丧，他只不过是祥瑞风华服庄的年轻师傅，虽然是没落的世家公子，读过一点风流诗书，生得眉目清俊，仪表堂堂，自小长在胭脂香罗的暖红堆里，骨子里就是个花间浪子，又颇得前来裁衣的女人们的青睐，但在她的面前，他感到自己就像她裙角上的尘埃一样，她只要一个转身就轻轻掉落了。

就在这时，小姐忽然抬头，清凛凛的眼眸像水波在芳草谷中闪亮，正好和望着她的韩平打了个照面，韩平浑身竟哆嗦了一下，待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她的目光已经轻轻弹向别处去了。

佛说，五百年的苦行，换得今生擦肩而过的回眸。韩平回忆着和她相见的时光，只觉得人生枉为，所有过去相好过的女人都成了凡脂俗粉，恨不能化身做她常倚的桌上不变的雕花，

胭

脂

泪

妆

随她的苍老慢慢朽烂。

戴家小姐订了十多件各式衣裳，贵府又舍得花银子，祥瑞风的人可不敢怠慢，尺寸一到手，便赶紧着裁料绣花，韩平自然是主要的师傅，削尖了十根灵巧指头，一丝不苟地捉针打扣，熬花了眼睛，可那些衣裳却是形端针密，精巧到了极致，竟超出了张老师傅的手艺，引得戴家的人来取货时，赞不绝口。

可是，这些美丽的衣服却丝毫没能给小姐增添幸福，月仪妆容未褪泪水未干地被退婚回到娘家，李家损失彩礼而戴家大丢面子的消息一时间成为遍传省城的流言：李家大少爷在新婚那天逃跑了，他在留信中声明自己是进步青年，坚决不屈服于封建制度的包办婚姻来迎娶一个旧式家族的小脚女子，还说他心目中的新娘是剪着齐耳的短发，在北平寒冷的天气里穿着呢绒大衣戴着花格围巾，有一双能跑能跳的天足，而不是媚俗的绫罗下不见天日的垂死躯体。

大少爷追求他的自由和理想生活无可厚非，可怜的是月仪，如此衣鲜华服地去赴那一生中最重大的日子，却眼也不曾阖一下就打道回府，连夫君的面也没能见到。

这日早晨，绣儿正像往常那样拿鸡毛掸子掸红木雕花衣柜上的灰，却见月仪房中的十三岁小丫头小绫掀帘子进来，一身水绿平织绫衫青艳可人，径直到绣儿面前说大小姐要她过来拿

衣服。绣儿只道小姐要出去踏青，便打开柜门直接将她平日爱穿的素底桃花衫子拿出来，正要展开却被小绫拦下了，“不是这件，是这次祥瑞凤那边送来的，小姐说，十六件要一件不差地送过去。”绣儿听了反而放下手中的活计，诧异道：“这些衣服不同的应景料子，要穿的话可以一件件地拿啊，摆多了皱了又白费些烫洗功夫。”谁知小绫却不敢苟同，只一边帮她理着一边说：“退婚丢尽了我们小姐的面子，杨妈要我们都仔细点。”绣儿听了心里倒吸口冷气，不敢说什么，只把乌漆托盘拿出来，将两叠衣服整齐地放上去，和小绫一前一后地往正屋赶去。

入了岫玉门帘，两个使女带落一霎玲珑叮咚，小姐早坐在桌边候着了，一袭净蜜合色妆锦衫子，半臂上镶着连枝牡丹绣片，下着裙，掩着若有若无的小脚，露出樱桃红的鞋尖儿。冰雕般的脸，与前向做衣服的欢喜劲儿判若两人，绣儿有些怕怕的，一脸的笑一下子冻了起来，在唇上欲化不化地打着颤儿。“小姐，衣服都拿来了。”两个小丫头几乎同声禀道，月仪没看她们，只对左首立着的大丫头凤绮说：“点点吧。”凤绮上来叫两人把衣服都抬到桌上放好，又看看说是对的，小姐这才懒懒地伸出手去拈拈那衣裳细腻的织罗，鲜艳的红唇中迸出两个字：“撕了！”两个小丫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呆在那里，凤绮赶忙道：“傻站在那里做什么，还不快撕了它们。”小绫得令过去，拿住最上面一件往上一抖，便低下头咬开口子，两手向边头一扯，那件桃红色绣着百蝶穿花的细绸衫子就被毁成两半。凤绮虽是跟着发号，但真的撕起来，也和小绫一样傻了